

苏联科学院主編

世界通史

第一卷上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世界通史

第一卷上册

Ю. П. 弗兰采夫 (主編)

И. М. 季亚科諾夫、Г. Ф. 伊林
С. В. 基謝略夫、В. В. 斯特卢威

合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一年·北京

ВСЕМИРНАЯ ИСТОРИЯ

ТОМ I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Ю. П. ФРАНЦЕВ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И. М. ДЬЯКОНОВА, Г. Ф. ИЛЬИНА, С. В. КИСЕЛЁВА,
В. В. СТРУВ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5年版译出



世界通史

第一卷

〔苏〕弗兰采夫(主编)

文运、王瑾、北京编译社、史先、全地、孙剑晨、李稼年、忻之、武林、
定九、陈玉华、张书生、徐滨、许曾重、郭从周、潘润涵、谢家等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5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35 $\frac{1}{4}$ · 插页 53 · 字数 830,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61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02·239 定价(共二册)(六) 6.75 元

总編輯部的話

苏联科学院所出版的十卷本“世界通史”旨在作为馬克思主义历史書籍中闡明人类从远古至現代所走路程的第一部綜合性的著作。

編写这样一部著作的时间已經成熟了。历史家現在已掌握了多少世紀中所积累的大批事实材料。由于許多代学者的鑽研，历史的实际逐漸摆脱了神話和杜撰，摆脱了宗教的幻想，天真的迷誤和蓄意的歪曲。先进的历史科学在研究各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和世界通史的各个时代方面已取得了很大成績。虽然在历史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門中，仍有不少未經解决、未經鑽研的問題，可是現在已經可以从現代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来綜合和概括最重要的历史科学的成就了。

这不但对于史学专家是重要的。人类都想更好地了解現在，都想理解現代社会現象的原因，并預見将来这些現象照什么方向发展，而对于过去历史的兴趣永远是和这样一种要求分不开的。但是想理解历史发展进程的热望从来不曾如現代这样迫切，这样頑强，因为現在这一代人亲眼看到，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各族人民和各国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历史可以帮助工人阶级和全世界先进人士来認識社会发展規律的作用，使他們在解放革命斗争中和在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生活中能够正确利用这些客观規律。在完成着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变革——把对抗性的阶级社会

轉变为摆脱一切剥削的社会，轉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这样一个时代，来观察一下有规律地把人类导至现在的发展阶段的全部路程，是特别有教益的。

因此，人們对于描述世界史整个过程，描述形形色色的物質生产形态、社会关系、政治斗争、思想体系和文化发展的著作，日益增加兴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编写世界史或其各别部分的概括性著作的种种企图，远在現代以前就有人从事过了。我們且不談从古以来这一方面所有的初期尝试，而只举出19世紀时著名的德国人施洛塞尔 (Schlösser) 和韦伯尔 (Weber) 的“世界通史”和英国巴凱尔 (Buckel) 及美国德雷佩 (Draper) 的范围較小的“世界通史”。这些历史家的政治的和学术的立場是不一致的。但是整个說来，他們的著作反映了他們那个时代的情况，当时资产阶級及其思想家还在相信人类的进步，并認為人类历史是推移前进的运动，虽然他們把这种运动多半归結为主要是欧洲各族人民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发展。

在上世紀之末和本世紀之初，“世界通史”的性質起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一部分是由历史知識的增加本身所引起的。許多重大的发现，尤其是考古学領域中的发现，开拓了历史科学的眼界，使历史科学能够洞察多少世紀的深处，恢复了許多久已消失的文明的面貌。历史科学的問題范围扩大了。历史研究的技术已更加复杂了。先前由著者单人执笔的“世界通史”已由多卷集的集体出版物取而代之了^①。这些通例由史学大家所写成的著作，就其事

① 属于这类性質的历史如翁肯 (W. C. Oncken) 出版的“通史紀事本末” (“Allgemeine Geschichte in Einzeldarstellungen” 卷1—46, 1879—1893年柏林版); 拉維思 (E. Lavisse) 和倫波 (A. Rambaud) 所主編的“世界通史” (“Histoire générale du IV-me siècle à nos jours”, 卷1—12, 1893—1901巴黎版, 有俄文譯本16卷: (1) “由四世紀起至現代通史”共8卷, 1897—1903, 和(2) “十九世紀史”共8卷, 1938—1939); 伏魯格—哈波通 (J. Pflugt-Hauptung) 所出版的“世界通史” (Weltgeschichte, 人类和

实材料的丰富和确实而論，直到今天在許多方面仍然有其价值。但是在其思想內容上已打上了新的历史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的烙印，这个时代是以资产阶级的政治上和其思想体系上反动势力的加强为其特色的。

在这时期开始并日見增长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危机，表現于他們拋开了先前各代的广泛而自成一家的历史哲学思想，随后又表現于他們干脆弃絕了历史規律和社会进步的观念。资产阶级历史学在其先前阶段就已特有的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唯心主义观点，在选择和评价历史事实方面越来越采取了公开的主观主义方式。把人类历史看做毫无变化地重复过去和周而复始的人們，其所主张的种种理論都“时髦”起来了。曾被资产阶级本身的思想家在其上升时期所摧毁了的教会——神学思想也复活起来了。

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的这些傾向特別明显地表現于旨在描繪历史发展的概括图景的出版物中。在战后年代里开始出版的几部“世界通史”在这一方面可以作为例証。它們的思想虽然不同，部分的結論虽然参差，可是它們却有一个首要的共同錯誤，那就是，它們否認了社会的前进发展和世界史过程統一性的观念^②。这样就

精神生活的发展 Die Entwicklung der Menschheit und Geistesleben, 卷 1—7, 1907—1925 柏林版；俄文譯本 3 卷, 1910—1911)；阿尔芳 (L. Halphen) 和薩涅克 (Ph. Sagnac) 所主編的“民族与文明”(“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Histoire générale”, 卷 1—20, 1927—1952 巴黎版)；格老茲 (G. Glötz) 所主編的“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I. 古代史, 卷 1—3, 1925—1938 巴黎版；II. 中世紀史, 卷 1—4, 7—9, 1928—1939 巴黎版)；哥茲所主編的通史(“Propyläen-Weltgeschichte”, 卷 1—10, 1929—1933 柏林版)和其他著作。著名的“剑桥史”共有独立的三套, 分別陈述古代史, 中世史和近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卷 1—12, 1924—1939;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卷 1—8, 1924—1936;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卷 1—14, 1902—1912)。

② 例如参閱：凯尔恩 (F. Kern) 十卷集“世界通史”(“Historia Mundi. Ein Handbuch der Weltgeschichte in zehn Bänden”, 卷 1, 1952 年本恩版) 引論和这本书編輯人克罗塞 (M. Crouzet) 所写的“文化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sous la directions de M. Crouzet”, 卷 1, 1953 年巴黎版) 序言。

使这些著作的作者沒有可能对人类历史作一个真正的綜合。現代的“世界通史”的結構本身就在頗大程度內是任意拟定的：世界史过程的随便一个方面，而还不是主要方面，竟被提到首要地位，因而这个过程就縮小为“世界帝国”的历史，縮小为“世界文化”的历史、“世界宗教”的历史等等。这一类出版物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藐視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反民主的傾向，即把“有特权的”少数人，作为“創造”的源泉，与迟鈍、“沈默”的群众对立起来，以为这些群众不是完全不能独立行动，就是好象只能够从事破坏。

旧日的資产階級“世界通史”虽然不是面面俱到，虽然显有故意抹煞之处，可是仍然呈現出各国和各族的历史，而在現代的許多書中，則显然看出有一种企图，要以专講各別超民族的“文明”、講孤立的“文化集团”的世界主义的历史，来偷換各族、各国的历史，以为这些集团都各有各的特殊而不变的規律、各自的“精神”和各自的命运。由于无視各国内部发展，无視它們的民族特点和其对于人类整个文化的貢獻，結果也就歪曲地描写了各个民族和文化对其过去历史上发生的真正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竟然被“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东方与西方^①的人为的、任意的对立所頂替了。被殖民主义精神所渗透了的資产階級历史学的欧洲中心思想現在往往出現于隱蔽的情形下，不过它們的本質仍和先前一样。

在近年来，出現于美国和西欧的書肆上的許多“世界通史”当中有的竟然站到科学范围以外，将各种事实暗中加以改窜，有时竟然生吞活剥公然伪造，以討好最反动的集团，而損害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

但是，反动势力越来越难以在資本主义各国的思想体系和科学中維持其陣地了。現在的时代是伟大的民族运动的时代，是建

① 庇倫涅(J. Pirenne)的“世界史大潮流”(“Les grands courants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卷1—6，1944—1955年巴黎版)特別以这种思想为其特征。

立在压迫和暴力上的旧世界的基础遭到深刻的革命破坏的时代。新事物已經給自己打开了通向社会生活一切領域中去的道路。我們这时代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在各国，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都在发展起来。但是就在远离开馬克思主义的那些学者当中，也有不少人士，在誠懇地寻求摆脱資产階級历史学危机的出路，并保持对于事实进行忠誠的科学研究的传统。生活本身，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斗争邏輯，将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学者中許多人領到先进历史科学的陣营中。

*

*

*

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在进步社会思想和历史知識的先前发展所准备好的基础上发生起来的。它依靠着过去的科学成就，接受了并且也考虑到当代資产階級历史学家的具体研究中所包含着的珍貴成果。

同时，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与各色非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派別却根本有所区别。非馬克思主义历史学甚至在其最为兴盛的时代，也只限于把各种事实加以証实和系統化，对历史过程各方面加以闡明，而且它虽然有許多深刻的观察和可靠的思想，仍然不能够揭露出那决定全部非常复杂而矛盾的历史过程和决定各种政治制度、国家、思想体系和文化的更替的客观的社会发展規律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破天荒第一次把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生活領域中，树立了完整的、完美的、創造性地发展的革命理論，这种理論不但能够說明世界，而且可以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他們所完成的最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觀——給名符其实的历史科学奠定了基础，这种历史科学是把人类历史当做合乎規律的、被內在矛盾所推进的社会发展过程来加以研究的。

历史科学研究形形色色的过去事件和現象。但是这种科学如

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它将不能分出主导的过程和最重要的现象，将不能指出它们与“次要的”，派生的事实和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这样一个标准，它提出了并且论证了那个伟大的科学的真理，即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乃是物质财富的生产、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生产关系的发展。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却坚决地摒弃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这种主义是妄图从经济形态的变化中，直接来引伸出社会的一切发展，并以经济规律自动发生作用来说明全部历史过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创始人始终一贯地指示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是当作某种压在人头上的“命运”或“天数”，独立地起作用的。与自然规律有别，社会规律完全通过活生生的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活动来实现的。社会进步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积极参加历史运动的群众的人数，依靠他们的努力和主动性、自觉性和组织性为转移的。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其基础的改变，所有在其上建立着的全部上层建筑：国家和法律，宗教和道德，社会思想，艺术和文学等也都比较迅速地发生变化。但是思想和政治制度并不单纯地反映经济的发展。上层建筑是对于产生它的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发生反作用的一种积极力量。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大众的动机究竟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趋向间的冲突究竟由什么引起，人类社会中有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构成人们全部历史行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法则又是怎样，——马克思对于这一切都曾加以注意，并指出了用科学态度研究历史，即将历史当作一个虽然十分复杂、十分矛盾，但终究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①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载《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页。

統一的和合乎規律的历史过程的基础，就是社会經濟形态的前后相承的更替：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資本主义制，都是人类前进运动中的主要阶段，是人类进向更高一級即共产主义制度去的大路上的各个历史阶段；共产主义制度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

由于承認世界史过程的統一性和規律性，才得出了划分历史过程的科学的分期法原則，特別是本書所采用的就是这些原則。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一面保存了世界通史分为古代世界、中世紀、近代和現代的习用已久的假定的划分法，一面却采用了那些特別明显地表現出由一个社会經濟形态轉变到另一个社会經濟形态的突出事件，作为这些最大的历史时期的分界。虽然这种轉变在初期只限于少数国家，可是它本身就标志着世界史过程中的共同轉折点：新制度在先进国家的胜利，在一切落后国家的发展上，都盖上了深刻的印痕。

当奴隶制生产方式在其原始策源地如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确立起来时，人类历史上历时最久的原始公社制的統治时期，就被一个新的时期所代替了。封建制之代替奴隶制是在几个世紀过程中进行的，最先是在中国，在亞細亞許多其他国家和在地中海各国。資產階級革命在西欧和北美的胜利，給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清除了地基。接替資本主义統治时期的、世界史上最新时期的出发点，就是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世界史过程的主导綫索如此，它絲毫也不排除每个社会形态和世界史各个时期界限以內极其参差不齐的具体的社会发展方式和途径。馬克思指出，同一經濟基础，随着自然地理的、历史的和其他条件，允許有各式各样的发展变型和类型。在每个时代以內，都存在有先前社会形态的残余形式和新的社会經濟关系的萌芽，前者的存在時間有长有短，后者的成熟程度在各国也极不平衡。

在恢复世界史图景时，最后还不应当不估计，就是，住在地球上的各族人民，远不是在同时经过了基本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也并不是所有各族人民都经过所有阶段。

原始公社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包括了极其参差不齐的远古公社和部落组织类型，这些类型，既反映了这个形态的各个阶段，也反映了这个形态发展的地方特点。古代国家甚至在奴隶制关系最为盛行的时候，也只占据着居住地区的比较小的一部分。它们四周都是被处于原始公社制各别阶段上的各个部落的广大世界所包围着的。而且奴隶所有制关系本身也出现于各式各样的形态中，在许多情形下，还保存着氏族部落组织的大部分残余。封建的生产方式，则已同时存在于大多数族中，而且许多的族越过奴隶所有制形态，过渡到封建主义（虽然在这些族的奴隶制也有过或此或彼的形态）。但是几个洲——非洲、美洲和澳洲——的居民，甚至在中世纪，也还一部分保存着奴隶制关系，一部分保存着原始公社制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是统一的和无所不包的。几乎在欧洲所有资产阶级各国中，都曾存在有（而且迄今还有地方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封建主义残余。在绝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在某种程度内，还保存着封建关系，甚或前封建关系。两个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长期并存局面成为现代历史的一个特征。

世界史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它的前进运动首先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增长，生产工具和资料的发展和改进所决定的。我们谈到“石器时代”或“铁器时代”、“蒸气时代”和“电气时代”，也谈到刚开始的“原子时代”，而在谈论时，就把这些概念与人类社会掌握、控制和运用自然力的各个前后相承阶段结合起来。人类由太古之世直到今天，已走过了长远的路程，在太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才开始制造最初的、粗陋的、原始的劳动工具，而到了今天，则不但在工业

中，而且在农业中，手工都越来越被完美的現代机器所代替了。在今天，生产在很大程度內都已建立在电气上，而且科学和技术的威力也都允許我們立定这样一个指日可期的实践目标——把取之不尽的原子能資源利用于和平目的上。

所有这种巨大的技术进步也是人类劳动的成果，这种进步減輕了人类的劳动，使人类的劳动，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有了更大的生产效果。在所有历史时期，人类曾經是，而且仍然是社会上最宏伟的生产力。劳动者的两手創造出了由古代东方的灌溉系統起，至現代巨型工厂、庞大水电站、高速飞机和不久以前还認為只是幻想产物的許多其他发明上的一切文明奇迹。人类劳动的活动改变了地球的面貌，空前扩大了地球上的耕耘栽培面积，創造出本質上是新的地理环境。“地球底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了，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①。人类生产技术和劳动經驗的积累，在全部历史時間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源泉之一，是科学在其上成长和发展的那个基地。

生产力不是离开人类在生产过程中所参加的生产关系而独立存在的。社会发展的客觀規律要求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質。

在人类历史初期阶段的几万年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被共同劳动、公社所有制和沒有剝削存在情形所决定的，那时人們在自然面前还是軟弱无力的，独自一人是不能給自己保障最原始的生存条件的。所說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社会的其他制度“从来就存在”的反动神話，已經无可辯駁地被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全部資料所推翻了。只有在原始公社制的比較高的阶段上，由于較完善的生产工具的出現，由于生产率和社会分工的增长，由于交換的发展，氏

①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192 頁。

族公社的公有制才被各別家族的私有制所代替了。古代公社内部的财产不平等，生产资料之集中在氏族部落贵族手里，才使一些人有可能靠鱼肉其他人来生存。

社会分裂成了几个阶级，分裂成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从那时候起，在许多世纪过程中，社会的发展是在社会对抗的形式中，是在独占生产资料的少数有产者压迫大多数劳动者的形式中来的。随着一个对抗性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个对抗性社会形态，这种独占就改变了它的形式。剥削形式、阶级统治形式也与此相应地就改变了。直接生产者，即劳动群众地位的改变，又影响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社会能力。奴隶制是建立在对生产者人身的占有上，建立在毫无权利的人们的强制劳动之上的最原始、最粗暴、最残酷的剥削形态。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封建主或封建国家对土地的独占所有制和农民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这种依附的形式和程度是千差万别的：由近似奴隶制的农奴制起，至单纯交纳代役租和公权遭受局部剥夺的等级制止。中世纪农民与奴隶不同，他们有自己的田庄、自己的劳动工具，并因而对生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有较大兴趣。资本主义则需要人身自由的工人。超经济的强制被经济的强制所代替了：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被迫得“自愿”向资本家出售他的劳动力。随着劳动力之转变为商品，随着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增长，剩余产品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但是生产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内获得了一种社会性。

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高的水平上，才为集体的、全民的所有制之代替私有制，才为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才为确立人与人间新的社会主义关系，创造出客观的物质前提：这种新的关系，为生产力的无限增长开辟了广阔余地，其中再没有对抗性的冲突和社会的动荡。

几世纪时间内的历史进步，绝不是一往直前，一帆风顺地完成

了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每前进一步，都使劳动群众付出过无数牺牲。在对抗性的社会形态中，社会财富的增长引起了不平等程度的加深，引起了物质财富之集中在少数有产者手里，引起了统治阶级的寄生性消费的增长；社会分工的前进过程，同时也产生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产生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深刻分裂；生产力的自发的发展带来了天然资源的滥用浪费。这些社会的历史也有过停滞阶段，其前进发展遭到延宕，甚至暂时倒退回去：这是由于国内反动势力的凯旋，或是由于掠夺战争和外国侵略的破坏影响，或是由于两种情形并发所引起的。

社会矛盾在资本主义——最后一个对抗性社会的条件下，达到了特别尖锐的程度。对剩余价值，对资本主义利润的追逐，是这个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利润的追逐是生产力的增长所以比先前各代快得不可计量的原动力，是造成大规模机器工业，稠密交通孔道，全世界市场的原动力。可是这种追逐又产生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是生产力反抗它在其中发展的那种私有制外壳的一种“自发的暴动”。资本主义的胜利和确立带来了补充劳动预备军的小生产者的规模空前的破产，引起了颠沛无告、失掉生存资料的人数的增加。资本日益积累在少数人手里，而其背面则是无产阶级失业现象，绝对和相对贫穷化的日益加剧。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的伴侣就是战争，殖民地掠夺，被奴役国家之转变为一小撮工业发达国家的销售市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产地。

在18世纪之末和19世纪之初在欧美最发达的国家所确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了上世纪之末和本世纪之初，就转入它的最后的帝国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腐朽和衰落。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垄断集团的统治代替了各个资本家的自由竞争，而使社会生产的发展服从

于榨取最大利潤的利益。无产阶级的貧穷化，社会上中間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从大資本方面所遭受的破产都日益加剧了。經濟危机的破坏力量范围扩大了，群众失业現象的重担愈益沉重了。“剩余”資本——資本只有在群众貧困和农业日益落后于工业的条件下才是剩余的——从宗主国源源不断地輸往殖民地，輸往附屬的、經濟上軟弱的国家，而对这些国家进行剝削正是为金融寡头发財致富的重要来源之一。資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显著增长了。因此，一轉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向外扩张的增长，引起了資本主义各国重新分割世界斗争的加剧。爭夺世界霸权的几个强大帝国主义集团間的冲突，把整个人类卷入流血遍野的世界战争中。

“一般技术特别是交通的惊人进步，資本和銀行的巨大发展，促成了資本主义的成熟和衰老。資本主义已經腐朽。它已成为阻碍人类发展的极大的障碍”^①。

这里不但表现出資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規律性，而且也表现出它以先的各种对抗性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規律性。所有这些社会形态都前后相承地經過了在旧制度内部的萌芽阶段，經過了它們的确立，上升和繁荣阶段，經過了衰落、危机和死亡阶段。在一个制度胜利和巩固的时期，那些曾是生产力的主要推动力并占統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要逐漸轉变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在这些条件下，先进阶级就起了天翻地复的作用，这些阶级体现了新的、較进步的生产关系，并反对那些頑强地捍卫其对生产資料的独占，捍卫其經濟的和政治的統治的反动阶级。

从私有制和人剝削人的制度的出現时候起，全部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社会发展的每个主要阶段都有一定的阶级矛盾类

^① . 列宁：“答美国記者問”，載“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3頁。

型和被剝削者反抗剝削者的特有斗争形式，与之相适应。在古代社会中，这就是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小自由生产者反抗大土地所有者的斗争。在封建社会中，这就是农民反对僧俗封建主的斗争，是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反抗封建老爷，反抗中世纪城市行会和商业上层分子的斗争。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一个新的、彻底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的死对头，即无产阶级，便踏上了世界历史舞台上。这个阶级的发展是与最进步的经济形态——大生产分不开的，这种大生产把劳动者团结在、联合在以往各个历史时期所不能设想的那样一种巨大规模中。无产阶级憑其客观地位，就不但负有消灭或此或彼的具体压迫形式的任务，而且负有废除一切压迫的使命；它只有先解放了全社会，才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是能够成为人民群众的导师和领袖，能够成为革命领袖的第一个被压迫、被剝削的阶级。这种可能性是由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长期过程中所实现的，是由于工人阶级先锋队政治上和思想上脱离资产阶级，而团结成为依靠在科学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上的独立政党而实现的。从自发的暴动到自觉地组织成为全民族规模的阶级斗争，从初期的同盟罢工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前夕所创立的人数无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到领导全世界亿万人民的人数众多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这就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途径。

阶级斗争贯穿于对抗性社会的全部生活中，时而表现为公开的阶级冲突形式，时而表现为隐蔽的斗争形式，在等级和他种门户掩护之下，蒙上了思想体系的外衣，宗教的外衣和他种外衣。阶级斗争在各个历史时期虽然有各式各样的表现方式，而这种斗争归根结底毕竟是一种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使政权由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使政治制度、国家

制度，发生根本变化。

国家还在远古时代，就随着社会之分为阶级而发生了。为了巩固上层有产者的统治地位，为了强制社会上一大部分人给社会上一小部分人经常工作，为了制服奴隶并不断地补充其人数（首先是借掠夺进军和战争）；为了这些，就需要一个掌握着强制他人和行使暴力的物质资料的常设政权机关。国家就照这样发展起来；它“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机关，部分地通过设置新机关把它们排挤出去，乃至最后完全把它们代以真正国家权力”^①。

国家的具体历史类型和形态，甚至在一个社会结构的范围以内，也是极其参差不齐的。随着或此或彼社会的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特点，随着阶级斗争的水平，随着它那跟着历史变化的外部生存条件，那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也要遭到或大或小的变化。

在奴隶所有制时代，就已发生了君主国和共和国，贵族政权和奴隶主民主国一类国家制度形式。同时，在古时也和在以后各代一样，各种国家形式的客观的历史意义并不都是一样。例如，在后期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君主政体在与封建割据进行斗争上，就曾起过进步的作用，促进了社会中经济的和民族的团结。而资本主义时代较之封建时代所有的更大成就，则是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共和国的出现。

但是国家的政治形式虽有种种变化，而其在对抗性社会中的阶级本质，永远在于确保剥削者的统治。国家的主要机能就在于箝制被剥削者，就在于镇压他们求得自己解放的任何企图。群众的解放革命斗争气魄越坚强，或此或彼的阶级社会衰亡的象征越明显，则统治阶级便越频繁地要乞灵于最为猛烈的国家暴力手段，借以补偿寻常剥削方式和形式的脆弱。在古代，在奴隶制社会的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261页。